

黨化教育概論

王克仁著

現在黨化教育一語，幾乎異口同聲，究竟黨化教育是怎樣一回事，還很少有人作系統的研究。這本書是搜集了孫中山先生的許多意見，確定黨化教育是一種什麼樣的教育，先說明黨化教育的意義，再述說施行黨化教育的重要目標，再次則討論實施的原則和方法，末更連帶論及和黨化教育相關的諸問題，如教會學校、私立學校等，言簡意賅，論斷明確，關心黨化教育者，宜人手一編。

全一冊 定價二角

廣(61)

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初版

中國國民黨講演集第二集 全一冊

每冊實售小洋八分

外埠酌加郵費匯費

編輯者 民智書局

印刷者 民智印刷所

發行者 民智書局

分售處 民智書局分店

總發行所

民智書局
上海河南路中市
九十九號

中國國民黨講演集

第二集

目錄

中國國民黨何以此次的宣言……………汪精衛

政治與羣衆……………汪精衛

目

錄

中國國民黨何以有此次的宣言

汪精衛

中國國民黨的宣言，已由全國代表大會正式的公布了。宣言的內容，已明明白白的揭露出來，供黨內外人的研究和討論。我如今所要說的，卻是中國國民黨何以有此宣言？又何以將此宣言公布於天下？我相信我自己和我的同志，在今日的環境中，精神上有一種說不盡的苦痛，便是中國的現狀和我們的主義不能相合，不但不能相合，而且相反；我們根據主義來建設中國，理想上現狀是要如彼如彼的，而今日的現狀卻是如此如此，難道我們當日的革命是要做成如此的現狀的麼？那必不然，然則革命以後，中國的現狀何以竟至如此？

中國以內，無論何處，都是曾經過一度革命的影響的。自經過一度革命的影響以後，所發生出來的現狀，卻是武人猖獗，官僚放恣，眞真是民不聊生，和革命的主義，立於極端反對的地位。

這些現狀，自北京以至凡在武人官僚勢力下之各處，是隨時隨地，無不發見的。這還可以說，以上各處，都已在反革命勢力盤據之下，然則革命黨勢力所及之地方，又如何呢？革命黨勢力所及之地方，以廣東爲例，略說如下：

民國十年至十一年六月以前，廣東有些市政的進行，有些教育計畫的設施，也有些縣知事民選的試辦，表面看去，似乎是有革新的傾向了；然而按之實際，平民政治的基礎，全未奠定，和平民政治最不相容的如募兵

制等等問題，全未解決，在這種的地盤之上，施行種種革新的事業，設個極不堪的譬喻，就和一個人身體上有了隱疾，卻將美麗的衣服來遮住體膚，浮艷的脂粉來掩住面容是一樣的。這一個人精神上的苦痛，也可想而知了。

十一年六月以後，至於今日，索性連那些裝飾品也不要了，赤裸裸的將渾身的隱疾暴露出來，古人說得好，「諱疾忌醫」，如今疾是不諱了，醫卻還是忌的。

十年冬間，有一個外國朋友，來看廣東。他對我說：「喂！這不是國民黨得了廣東，卻是廣東得了國民黨呢！你看國民黨進了廣東之後，只看見廣東，不看見國民黨了！」我聽了他這番話，只有置身無地。他又

對我說：「我惟有希望你們撤了廣東從新再做。」
廣東不難，只是交給誰呢？難道交與吳佩孚麼？

我答道：「我們撤了。」
他聽了，也只有啞然，

不知所答。

去年冬間，另有一個外國朋友，也是如此的說，他說：「你們不要苦心維持廣東的現狀了，這是沒有什麼價值的！」我答他：「我們不維持，交給誰維持？交給廣東一班羣衆麼？羣衆是不知道承受的，交給敵人麼？包管敵人比我們壞十倍；我們是不得已的，纔弄得這樣壞，敵人是安心的要弄得那樣壞。」他聽了，也是無言可答。

諸君！我不是將什麼「吉栗各六之言曰：」「什麼「古里丹都之言曰：」來眩惑聽者；我不過因爲他們「旁觀者清」罷了。我也不是對於

「吉栗各六」和「古里丹都」欺負他不知中國的事情，隨口抵賴，我且將理由寫在下面。

爲什麼我說「我們是不得已的纔弄得這樣壞，敵人是安心的要弄成這樣壞？」試看元年以來，至於今日，凡是坐在北京握著政權的，眞眞是隨時隨地有他們建設的機會，他們不但不去建設，反去縱他個人的私慾，平空的製造出許多亂子來，將一些建設的萌芽，都摧殘乾淨了；到今日，國勢危殆，民生憔悴，他們却一個個的趾高氣揚，視人命如魚肉，取帑藏如拾芥，是不是安心的要弄成這樣壞？

回頭看一年以來之廣東，吏治是無可言的，財政是無可言的，「賣公產」「拉夫」等等，成爲千夫所指的罪惡；然而一年以來之廣東，它的環境

是怎麼樣的？北面呢，是敵兵數萬，由江西殺來；西面呢，是鄰寇數萬，由廣西殺來；東面和南面呢，是叛兵數萬，仗著敵人的接濟，由東江和高雷殺來；真真是四面受敵。革命黨的領袖孫先生，率馳驅萬里，轉戰經年的兵士，周圍苦戰，不「賣公產」，拿什麼做餉？不「拉夫」，拿什麼做運輸？這兩件事一做，其他吏治財政也就不用了。敵人和叛兵方面，看準了，不剷除這些革命黨，不能在民國以內，隨意橫行，故此拚命要將他剷除。這些革命黨也知道，若被他剷除，民國必然隨以斷送，故此拚命要和他抵禦。「我願意爲正義而犧牲的，以己之心，度人之心，則人亦必願意爲正義而犧牲。」試看孫先生的幾番演說，對於廣東現狀，真是迸出滿腔的熱血，和濺出滿眼的痛淚來，在革命黨勢力下之廣東，弄成這樣壞，真真是不得。

已的，不是安心的。

難道說一句「不得已」就算了麼？不然！不然！我還有話留在後面：

我如今先要問的，是我方纔所說的，「便將廣東交給廣東的羣衆，那廣東的羣衆，也不知道承受」這一句話，究竟確不確？我以為是十分確的，因為今日廣東羣衆的態度，對於革命黨和革命黨的敵人與叛徒，似乎還沒有判斷。他似乎說道「最好你們不搗亂，讓我過些太平日子」至於為什麼搗亂，為什麼過不得太平日子，他似乎沒有過問。有時他受了軍隊的騷擾，也知忿怒，也知抵抗，但是他似乎祇知道討厭軍隊的騷擾，卻從未研究軍隊騷擾的來源。我真佩服他在這樣亂糟糟的環境裏頭，能

過這樣毫無容心的日子；因爲這樣，他荷包裏的錢，只有被人用賭局騙了去，用強硬手段搶了去，從沒有他自動的有目的的拿出錢來。因爲這樣，一樣的出錢，不但享不著福，反賺些罪來受。這樣的羣衆，便是將廣東交給他們，他如何會承受？只有被敵人和叛徒從他手裏，一把搶了過去；不然，便是羣衆裏頭鑽出幾個劣紳土棍，一把搶了過來，將羣衆任意的侮弄，接二連三，還是不休。

我不是只知咒詛敵人和叛徒，我不是只知埋怨羣衆，我對於革命黨不得已的行爲，並沒有寬恕。我所要說的，只是要人人知道我們釀成今日的現狀，革命黨、反革命的敵人和叛徒，漠視革命的羣衆，都應該擔負責任。敵人和叛徒，是不肯擔負責任的，至於革命黨和羣衆，卻不能不擔負。

那麼，革命黨和羣衆便要商量一個共同擔負的方法。

說到這里，我且舉出廣州一個現狀來，做條引綫——廣州當軍事緊急不得已而拉夫的時候，大街上，一頂三人抬的轎子，中間坐着一位姨太太，滿身珠寶，安安逸逸的四下裏看着熱鬧，拉夫的走向前來，將中間的一名轎夫，拉過去了。這時候，前後兩名轎夫，雖也能將轎子抬起，卻是風頭已大減了。姨太太怒容滿面，很很的咒罵「革命黨應該天誅地滅，爲什麼滅了我的風頭！」被拉去的轎夫，愁容滿面，心裏說道，「這可遭瘟了，眼見得要赴戰地工作了，幾時纔能夠回家呢？」這姨太太和轎夫兩個人，一樣的心裏不快，一樣的唉聲歎氣，卻是一個祇爲滅了伊的風頭，一個卻爲身體和自由遭了意外。

姨太太的心裏頭，只要過安逸而有風頭的日子，什麼革命黨，反革命黨，全不與伊相干；只要擾不着伊的安逸而有風頭的日子，伊便什麼也不管；不然，便要咒罵的。革命黨對於這一類的人，應該怎麼樣？第一要問的，在這戰事裏頭，我自己是否和姨太太一樣，只要過些安逸而有風頭的日子？如果是啊，我自己已不是革命黨，已成了革命黨的叛徒；第二要問的，在這戰事裏頭，能否容許有一部分的人什麼都不管，只會過他那安逸而有風頭日子；第三要問的，在這短時期內，我們人類縱然做不到人人都過平等生活的日子，卻是能否容許過分的懶惰和過分的疲勞，永永的相形著。

轎夫的心裏頭，覺得我是一輩子沒人理會的；平時呢，將這身體來做

牛馬似的生活；戰時呢，拿這性命往戰地裡送；什麼革命黨，什麼反革命黨，都和我沒相干。革命黨對於這一類的人，應該怎麼樣？第一要問的，革命黨曾想到有這一類的人，日日過這樣的生活，可曾替他想出一個解決的方法；第二，如果想到了，想出方法了，何以不能實行？第三，這一類的人，決然是不願意過這樣的生活的，然不願意，何以忍受呢？何以不能想出一個解決的方法呢？何以有人替他想出一個解決方法，他竟不知道呢？

我們如此的一一追問下去，便可以明白革命的主義和革命所惹出來的現狀，所以不能一致的最大原因，是革命黨和羣衆還沒有真正密切的結合。革命黨雖抱着爲羣衆利益而奮鬥的目的，卻不能得羣衆自動

的助力，所以不得已的乞靈於羣衆被動的助力了。然而被動的助力，是極單薄的，是極散漫的，不但不能供達到目的之用，反而把目的蒙蔽住了；所以纔有種種與主義相矛盾的現狀演了出來。如今要除去這些現狀，惟有使羣衆明白主義的真面目，惟有使羣衆知道爲革命而奮鬥，便是爲羣衆利益而奮鬥，也便爲自己利益而奮鬥；羣衆得不着利益的時候，自己決不會得着利益的，若然得着，便是羣衆的蠹賊了。如此羣衆裏頭對於革命黨，知道革命不單是他的事，知道不能將革命事單望於他，他只是羣衆裡頭一個搖旗吶喊的先鋒，羣衆卻是他的大隊，羣衆裡頭雖然還有些人，只圖自己過些安逸而有風頭的日子，然而因爲這是羣衆所不許的，他也不能不跟着羣衆的意思做了。在奮鬥的時期之內，羣衆裡頭雖然還是

捱着苦痛，準備着犧牲，也許痛苦和犧牲的程度，比前更利害，然而苦痛是有代價的，犧牲是有目的的，由被動的地位，進而至於自動的地位，不但良心安慰得多，便是勇氣也增長得多了。這樣做去，眼前一切與主義相矛盾的現狀，自然便漸漸的消滅了，根據主義而發生的現狀，自然便漸漸的發生出來了。

革命黨如何能和羣衆做真正密切的結合呢？
第一要訓練革命黨自己，第二要向羣衆宣傳。

根據這訓練和宣傳兩個理由，中國國民黨纔有此次的宣言。宣言的第一段，將中國的現狀，毫不隱諱的，揭露出來，便和一個人將自己的疾病傾吐出來一樣；第二段，將中國國民黨的主義，詳細的解釋，一過，便和對

着疾病擬出根本療治的藥方一樣；第三段將最少限度的政綱，鄭重的列舉出來，便和對着疾病施行救急與看護一樣；中國國民黨是否在羣衆利益着眼，是否願意爲羣衆利益而奮鬥，看了這宣言也可以明白了。

羣啊衆，現時中國的病狀，是否如宣言所說的？對於這病狀療治方法，是否如宣言所說的？如其是啊，宣言的實行，便是衆羣的責任。